

吉隆坡广西总会资助出版

有人





“让我们常想我们这个玩意儿”

-苍蝇-

The only time a man
needed a lot of women
was when none of them were any good.
-Charles Bukowski <Women>-

有名系列 54
the name

苍蝇

冼文光

本书获吉隆坡广西总会文学出版基金，
并由该基金资助出版。

作者／冼文光

责任编辑／曾翎龙

封面设计／冼文光

内页设计／陈文礼

内页绘图／冼文光

校 对／王国刚

发 行 人／杨嘉仁 周若涛

出 版／有人出版社 Got One Publisher Sdn Bhd (755513-K)

No. D-6-1, Pelangi Utama,

Jalan Masjid PJU 6A,

4740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传真：+603 8319 6688

网店：<http://www.got1shop.com>

网址：<http://www.got1mag.com>

电邮：got1mag@got1mag.com

印 刷／永联印务有限公司 Vinlin Press Sdn Bhd

马新销售／诺文文化事业私人有限公司

Novum Organum Publishing House (M) Sdn Bhd

8, Jalan 7/118B,

Desa Tun Razak,

56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电话：+603 917963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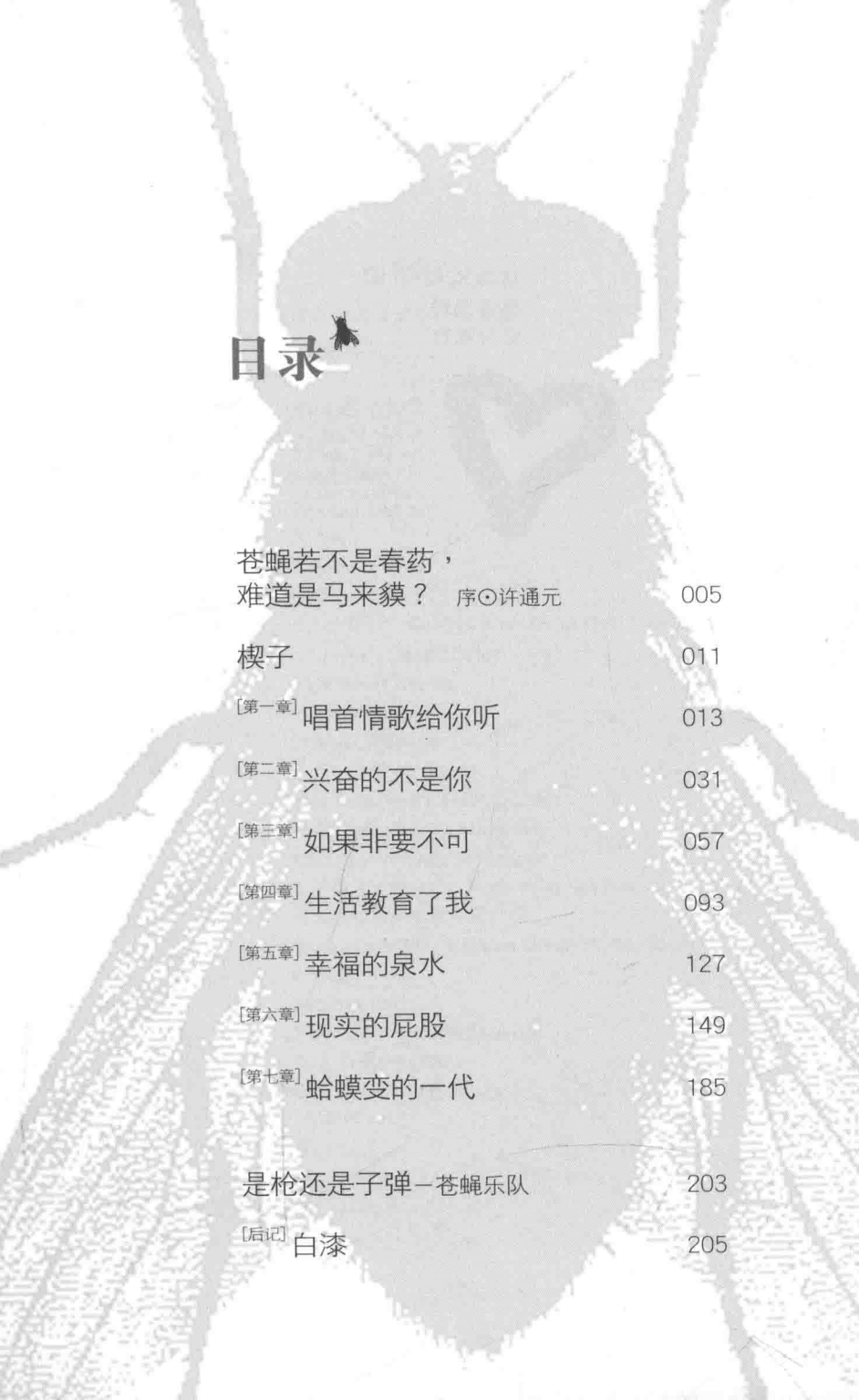
传真：+603 91796060

初 版／2014 年 10 月

售 价／马币 28 元

版权所有 · 翻印必究

ISBN 978-967-0744-00-1



目录

苍蝇若不是春药，
难道是马来貘？ 序◎许通元 005

楔子 011

[第一章] 唱首情歌给你听 013

[第二章] 兴奋的不是你 031

[第三章] 如果非要不可 057

[第四章] 生活教育了我 093

[第五章] 幸福的泉水 127

[第六章] 现实的屁股 149

[第七章] 蛤蟆变的一代 185

是枪还是子弹——苍蝇乐队 203

[后记] 白漆 205



“让我们常想我们这个玩意儿”

-苍蝇-

The only time a man
needed a lot of women
was when none of them were any good.
-Charles Bukowski <Women>-

有名系列 54
the name

苍蝇

洗文光

本书获吉隆坡广西总会文学出版基金，
并由该基金资助出版。

作者／洗文光

责任编辑／曾翎龙

封面设计／洗文光

内页设计／陈文礼

内页绘图／洗文光

校对／王国刚

发行人／杨嘉仁 周若涛

出版／有人出版社 Got One Publisher Sdn Bhd (755513-K)

No. D-6-1, Pelangi Utama,

Jalan Masjid PJU 6A,

4740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传真：+603 8319 6688

网店：<http://www.got1shop.com>

网址：<http://www.got1mag.com>

电邮：got1mag@got1mag.com

印刷／永联印务有限公司 Vinlin Press Sdn Bhd

马新销售／诺文文化事业私人有限公司

Novum Organum Publishing House (M) Sdn Bhd

8, Jalan 7/118B,

Desa Tun Razak,

56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电话：+603 91796333

传真：+603 91796060

初版／2014年10月

售价／马币28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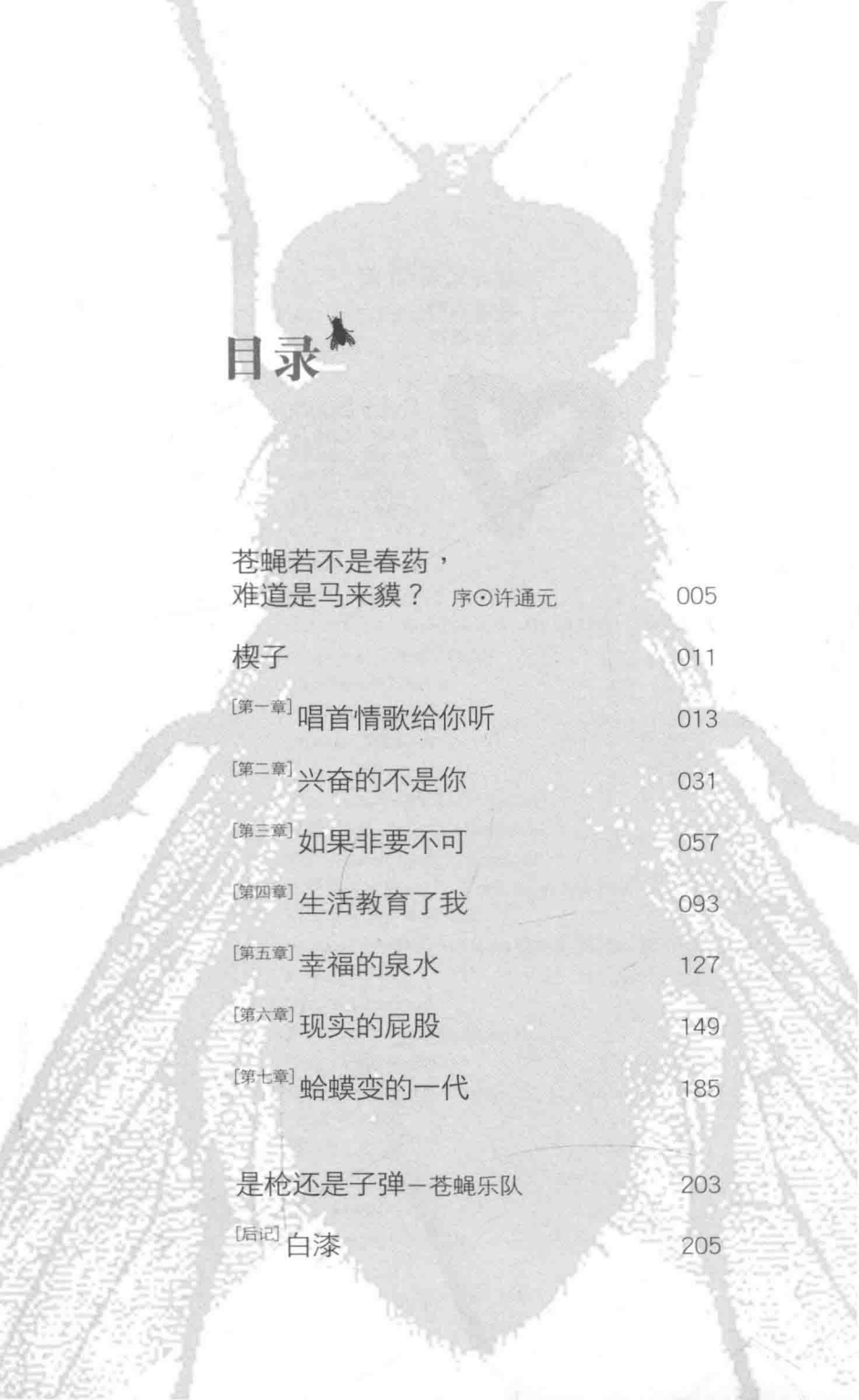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ISBN 978-967-0744-00-1

献给父母姐弟
感谢他们
爱与宽容



for
Ruby Suong
& Mr.PineTree
Across Galaxies
of Time & Space
- without them
HCMC is dead



目录

苍蝇若不是春药，
难道是马来貘？ 序◎许通元 005

楔子 011

[第一章] 唱首情歌给你听 013

[第二章] 兴奋的不是你 031

[第三章] 如果非要不可 057

[第四章] 生活教育了我 093

[第五章] 幸福的泉水 127

[第六章] 现实的屁股 149

[第七章] 蛤蟆变的一代 185

是枪还是子弹——苍蝇乐队 203

[后记] 白漆 205

苍蝇若不是春药， 难道是马来貘？

序◎许通元（作家、马华文学馆主任）

小说原名《春药》，后来因某种“敏感”因由，或是想赋予更多意义而改名《苍蝇》？

然而，苍蝇也是一种春药，尤其是西班牙苍蝇（小说虽没提及西班牙苍蝇，却有提及马来貘、东革阿里、中国绿盒春药、刚果黑盒春药……）。当苍蝇成为更“独特”名词时，它又可以不仅是涵盖春药而已。

苍蝇亦是小说楔子注明的中国前卫摇滚乐队。小说还塞进主题曲，苍蝇爆发力的〈是枪还是子弹〉，似电影需要主题曲，电视连续剧需要主题曲，小说亦可采用主题曲（马华小说中听起来蛮新鲜，况且并非古典或流行乐曲，而是摇滚！）。

诗人小说家冼文光将主题曲的歌词，改成：“让我们常想我们这个玩意儿！”，暗示着玩意儿就是“春药”？或春药仅是玩意儿的一种。这样这玩意儿可以多变化，呈现更多样化的禁忌玩意。搞摇滚的文光，引摇滚进入小说，也是正常事。似，将国族、宗教、政治、邻国关系、社会新闻、性爱，甚至权力，欲望等，溶于一炉

植入小说，尤其是后三者与春药关系密切，会产生怎样的火花？

于是，读者需要打开小说文本。

游走与新马两地见之怪象

小说文本开头即以谐音含沙射影，如犸国指马国，麦架城象征伊斯干达区，臭河指沙玉河，正如狮子国直指新加坡。将伦敦桥改名远离殖民期的敦伦桥，即新柔长堤，敦伦暗指闺房之乐，与春药或苍蝇皆可挂钩。至于里边的“唯一上帝”巨大塑像，御用巫师似乎与国教无关，但后者却与前阵子MH370闹机场的巫师似有关系。KR特殊中学指宽柔中学？独中都喜欢冠以赞助商的名字命名，如冠上制作保险套的“杜蕾丝公司”（一种有趣的性讽刺），所以出现派发保险套给中学生推动“BOLEH：中学生的健康人生由安全性开始”（不似辩论题：什么“中学生适不适合谈恋爱”哦！时代改变，思潮与观念早就翻了几轮，亦扣紧春药的“性”主题）……总之整篇小说似乎有很多名字可套出另一些东西，包括男主角与女配角等，仿佛一种游戏让读者去填充，想像，新马政治与文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游走与新马两地，再加上作者曾居留的菲律宾，旅居的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种种的现象与乱象，人与鬼（祖先母辈、被炸死的人可以变鬼），还有作者的胡思乱想等。

戏谑玩笑，语言低俗流畅起来又带点诗意

题材延续《柔佛海峡》某些短篇继续探讨新马两岸关系；文字风格延续文光的长篇小说《情敌》与短篇小说集《男女之事》，语言夹杂着直接扫射戏谑玩笑幽默谐音，用意直指曲指近年来发生，有的没的，真实虚构（反正小说都是真真假假，或超越真真假假）的新闻事件……或许读者读不明白有些部分，读得明白某些部分，



这都是作家“漠不关心”之事，他在意的是他想写出来的事物，所思所想。

确实作者对于新马政治教育观察入微，如通过史丹利老师，脑海里钻出声音：“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眩目的科技，……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仿佛在暗喻新马教育每况愈下的惨况；通过吕含娜与姨妈讨论要不要放火烧学校时，姨妈说“我不爱上学，刻板的教学方式扼杀学生的学习乐趣，考试更带来没有必要的压力”。小说中第四章第六回亦提及在英国大学毕业生难找工作，讽刺“中学毕业后直接去找工作不是更好”、“成绩好有屁用？”更以幽默戏谑的对谈直叙普及教育“太普及”而产生的问题，这亦可延伸自今日大普及化在大陆、台湾与接下来新马的影响。

可惜小说的跳接非常“厉害”，有时蜻蜓点水的在探讨一些事情，忽而打住跳到其他地方。或许小说家也是诗人的关系，诗句跳跃习惯后，小说情节跳跃起来也没关系。当然或许长篇大论，现今已经没人想看，似报章副刊超过多少字的短篇小说，难以见天日，更别说长篇小说。

性字眼

小说处处注入与性相关的字眼、形容词、动作、观念等等，紧扣春药主题，亦延续之前的长篇小说。如第一章第二回的男主角名字“高潮”，杜蕾斯公司，粉红色安全套，安全性交，中学生拿派发的安全套转卖外劳与妓女，钱拿来卖软性毒品一夜过瘾，“日产百万安全套，有那么多鸟来套”；梦想是“天天搞几条女飞起来就Very Nice”；第三回，“不知你讲什么鸟”，史丹利与老婆讨论外面有女人；第四回高潮在走廊看“女同学的奶谁比谁大”，“女

孩子下面那东西他妈的谁不想？”、夏娃抓出香蕉询问“你的有没有这个长”；第五回，“办公室空气里有纸巾包着精液的味道”，吕含娜“望着姨妈那些装满春药跟自慰器的箱子”，“有的鬼鸟不能起一天到晚要春药”，甚至在记事簿第十一页中“鬼说就像刚刚割掉包皮又说像脱掉一层旧皮等着新皮生出”，“混有马来貘成份的春药”（记事簿第三页），第二章第一回出现的女鬼：“他搞了我，逼我打掉孩子，孩子打掉后我子宫出脓出血”，吕含娜的奶令人想到酸梅，外劳买汽水时被药店老板询问要买“男人救星”？夏娃被问要买新出的卫生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搞创意？大蕉再不吃可变成“烂蕉”。这仅是第一章及第二章的“惊句”，其他的有待读者发掘。

性课题在文学的地位，是为了刺激阅读时获得快感？刺激销量成为流行读物？文学如何处理——性或情色课题，带着什么目的？当结合政治的性书写，会产生怎样的春药效果？小说从开头玩到结尾，不亦乐乎，读起来有时妙趣横生，有时觉得粗俗得来，会有些意思；有时觉得有没必要哦，放这么多！总之结合政治，鬼怪的性字眼，好玩，什么都可以玩，产生了火花，不知会玩出火来吗？

鬼课题

鬼在小说里一直是有趣的题材。

《苍蝇》中的鬼，首先出现在，吕含娜的场景：从她的姨妈五岁可以跟冥界沟通（似马奎斯的小说）。然而“鬼不是给人玩的！”小说里边另有小鬼、马来女鬼、华人鬼、香蕉鬼、水鬼、大鬼，鬼仔等到记事簿中第十一页中做鬼的滋味：“鬼说就像刚刚割掉包皮又说像脱掉一层旧皮等着新皮生出”（鬼与性挂钩）；吕含娜有一对阴阳眼；还开鬼的玩笑，夏娃：“我们有肉体可以做，你没有，只能在一边看了。”夏娃要学巫术与鬼打交道；夏娃看到的



鬼是其阿嬷；史丹利说：“鬼月到了，如果有人死，会看到的；如果死的是马来人或印度人，月亮的颜色会不同”。故事提及水鬼时，联想去哥打丁宜的水鬼，还有警察在抓猪肉店老板过桥时突然在河里溺死。然后就由讲古佬讲一大堆鬼故事，人死的故事，但是已没有那么样的观众（第三章）。人鬼在小说中进出自如，难分难舍，似性、权力、炸死、遗照、政治、新闻报道，很多东西看似没关系，混在一起时，就有关系了。作者似乎想要，让人与鬼各自有生命的在小说中，自然的存活呼吸，甚至如果可以的话，也搞搞性关系。

文光在选择这些似原始宗教的特征如：禁忌、巫术、物神亡灵动物图腾性等“出现”在小说中，反映出新马人民们在如此政治环境下的生命探寻，发展出人的灵性与万物的灵性是相互渗透与混杂，相通与浑沌，难道似乎想借此让一些规律与次序通过小说而有些改变？^[1]读者需要通过阅读自己挖掘，或遇到小说家时，不妨质问一下。

夹在每章小说后的记事簿

除了最后一章，每章小说后附记事簿。

第一章中指明记事簿是捡到的，封面贴着象神的记事簿，“零零散散，似个仍在创作中的故事”。作者为何在每章每回跳跃性已不太连贯的小说，还插入一份“仍在创作中的故事”——似乎是作者在越南柴棍（西贡，今称胡志明市）的书写笔记，而且是以跳跃性的页数呈现于读者面前。

.....

[1] 借助郑志明在《殡葬文化学》的“何谓原始宗教”中获得一些启发。台北县庐州市：国立空中大学，2007年，第6页。

故事中的人物纪色寺，记录着他在异国与鬼的对话，记录着他思慕的人，与最重要的“男女之事”（还可以被鬼看见），跨越国界的事件，似乎在预设了整篇小说可以不按牌理出牌之下，产生怎样的（长篇）小说？这样的小说给予读者——一般/专业的读者，产生怎样的感觉，或阅读乐趣？读者会读不下去？读得下去的读者会想起什么？想起一篇长长的，用散文或小说语言组成的一篇跳跃性的长诗。笔者不知道。读者可以自己试着阅读。反正很具挑战性，可以很有趣，也可以很无趣。可以看到很多东西，或许什么也没看到。这里引用西西阅读笔记中对《芬尼根的守灵夜》的书写“对书中的断裂、离题、情节淡化、拼贴、颠覆、插科打诨……也就见怪不怪。”^[2]试着阅读吧，看看自己有没有造化，可以变出什么——春药？

其实我是要说：可以变出乜春？

6-8-2014

.....
[2] 印刻文学生活志第130期，2014年6月，第22页。



楔子



唬啦！

鬼似的一响惊雷，悸然的闪电割下狮子生态科技园入口处那高耸的狮子国标志鱼尾狮雕塑的耳朵——那日，科技园下了整天〈苍蝇〉似的黑雨；三个月前高潮跟豹吉布到科技园工作，想爆头壳都料不到他妈的命运会这样：鬼雨中惊闻那鱼尾狮一声“ALLAHU AKBAR”后被闪电一划剁掉左耳——认识高潮的都知他手耐烫，能抓着热杯子一分钟不放；出事时，高潮的鸟竟他妈的很是烫手！

唬啦——

.....

- 注：
- 苍蝇：中国前卫摇滚乐队
 - ALLAHU AKBAR：GOD is Great



第一章:

唱首情歌给你听

